

#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206·7

河南人民出版社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河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7年4月第1版 1977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5·150 定价0.14元

## 毛主席语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

---

## 目 录

###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 揭露江青掠夺革命样板戏成果的罪行  
.....文化部批判组 (1)

### “三突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主张

- .....乔山 儿起 (23)

### 略谈典型化

- 斥“四人帮”的“反真人真事”论  
.....蔡润田 (37)

### “四人帮”是扼杀新歌剧的刽子手.....郭兰英 (42)

### “四人帮”的“文艺理论”小议.....闻 山 (48)

### 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铁证

- 揭发批判“四人帮”围剿电影《海霞》的罪行  
.....北京电影制片厂《海霞》摄制组 (51)

### 一份假调整真反扑的记录

- 评“四人帮”授意炮制的《关于一些提法的修改意见》  
.....万 水 (61)

### 打倒帮八股.....任 平 (67)

#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揭露江青掠夺革命样板戏成果的罪行

文化部批判组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大言不惭地宣称：“样板戏是我搞的”，贪天之功以为已有，自封为文艺革命的“旗手”，真是无耻之极！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乐《沙家浜》这八个革命样板戏究竟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大量事实表明：它们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产物，是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辛勤培育的成果，是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长期劳动的结晶。江青及其一伙是掠夺革命样板戏成果的地地道道的政治扒手、政治骗子。

## 革命样板戏是怎样产生的？

上述八个样板戏大多是在一九六四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前后出现的。这次会演，是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举办的。毛主席非常重视革命文艺事业，建国以后，对刘少奇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多次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制订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一系列无产阶级的方针政策。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文艺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一九六三年，毛主席一再重提文艺“推陈出新”的问题，明确指示要出社会主义之新。周总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九六三年二月向文艺工作者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现实的东西太少了，要搞反映现实的东西。再三强调要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的文艺阵地，并巩固这个阵地，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令下，文艺革命出现了一派大好的新形势。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了乌兰夫同志的建议，决定一九六四年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蛰伏已久的江青知道这个消息后，乘机而动，赶紧给几个有影响的京剧团送《芦荡火种》《红灯记》等剧本。这些剧本是地方戏曲工作者们创作、改编的，江青没有付出过半点劳动，却厚着脸皮把它们称作“我的剧本”。等到这些戏在京剧舞台上立了起来以后，江青再来看看，提上一些不三不四的意见，就算是她的了。此后，她就造谣惑众，说什么是为了要把京剧“救活”，“呼吁会演，到处奔走”，把自己装扮成所谓京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凌驾于毛主席和党中央之上，窃取文艺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了揭露江青的谎话，这里，我们先扼要地介绍一下这些样板戏的产生经过。

原北京京剧一团演出的《沙家浜》的改编排练，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一九六三年十月开始，主要是在沪剧《芦荡火种》的基础上，根据京剧特点进行移植。一九六四年七月，毛主席高兴地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的演出，并且提出许多极为重要的修改意见。毛主席指出胡传葵塑造得好，阿庆嫂、刁德一都塑造得好。兵的形象不够丰满。指导员的音乐形象不成功。这个戏的风格，后边是闹剧，戏是两截。毛主席建议：秘密工作要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关于作品的名字，毛主席以为还是叫《沙家浜》好，事情都出在这里嘛！关于艺术处理，毛主席也非常具体地指出，不要亮相是不对的。指导员和兵一起，没亮相。开打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的。毛主席的指示，给《沙家浜》的进一步修改、提高，指明了方向。第二阶段从《芦荡火种》到《沙家浜》的修改，是落实毛主席关于这部作品的精辟而又全面的指示的过程。参加创作和演出的同志们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反复实践，刻苦磨炼，取得了很大成绩。周总理高度赞扬了这出戏很好地体现了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沙家浜》的成功，首先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红灯记》由原中国京剧院于一九六三年年底开始根据同名沪剧（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移植，一九六四年七月，参加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得到普遍的好评。在紧张的排练过程中，江青并没有参加，仅在当年五月底才看了预演。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六日和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毛主席两次观看和肯定了《红灯记》的演出，并指示剧

团要演给正在参加三届“人大”的全体代表看。敬爱的周总理曾经九次观看演出，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特别提到铁梅上北山时，北山要有人下山接应，以加强秘密工作和武装斗争的联系；要把东清铁路工人罢工改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突出党的领导；要写好李玉和一家与群众的血肉关系；等等。

《海港》是原上海京剧院根据淮剧《海港的早晨》改编的。一九六四年初，周总理观看了淮剧的演出，热情地赞扬了这个戏，认为剧中提出的教育青年一代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柯庆施同志提出将它改编成京剧。这时，江青勾结张春桥，插手《海港》。其实，她只是看了几次彩排，挥舞着“中间人物论”、“无冲突论”、“鬼魂出现”等大帽子吓唬创作人员，出尔反尔地瞎指挥，一会儿要求按淮剧改编不得走样，一会儿又要突破框框，另起炉灶。她甚至通过张春桥逼迫《海港》下马，说什么“要允许失败嘛！”在江青一伙对《海港》无理刁难的时候，剧组的同志们在码头工人的帮助下，改编成了一九六六年的演出本。一九六七年六月，毛主席观看了《海港》的演出，作了要写好敌我矛盾的重要指示。“四人帮”的亲信却在长时间内把这说成是江青的意见，并在修改过程中进行破坏。周总理对这部作品一直非常关心。在党的“十大”召开期间，他老人家还对上海的代表说：《海港》应该演给海港工人看，要让每一个工人都能看到。

京剧《智取威虎山》是原上海京剧院一九五八年根据长

篇小说《林海雪原》和同名话剧改编上演的，是大跃进的产物，原剧同江青根本沾不上边。她只是在一九六四年四月提出拿这个戏参加会演。剧团的同志们在原有基础上作了一些加工，把杨子荣、少剑波的表演加强了一些，压缩和删节了个别反面人物的戏。七月十七日，毛主席观看了《智取威虎山》。毛主席提出戏里反面人物的戏太重，要加强正面人物的唱，不要把杨子荣搞成孤胆英雄。一九六七年六月，毛主席再次观看了演出，并亲自修改两句唱词，使作品增添了光彩。周总理非常关心《智》剧的创作，曾经多次观看排练和演出，并且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改意见。比如最后开打时，杨子荣始终看住暗道，就是根据周总理的意见设计的。

其它四部作品更是直到排练成熟、甚至是成功地演出以前，江青都没有参与。

《奇袭白虎团》是原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创作的节目。一九五八年，剧团将要回国，敬爱的周总理在朝鲜前线接见了全体同志，亲切地询问他们：“拿什么礼品去见祖国的亲人啊？”周总理循循善诱，激发了他们在京剧舞台上反映中朝人民英雄形象的革命热情。不久，《奇袭白虎团》在朝鲜战场上诞生了。剧团回国后与山东省京剧团合并。这出戏经过不断加工磨炼，成为他们经常上演的保留剧目。由于较好地表现了志愿军指战员的精神气质，他们演兵象兵，深受群众的喜爱。周总理曾经让人给剧团带话，要他们赶快把《奇》剧搞好，要看他们的演出。一九六四年八月十日，毛主席非常高兴地观看了演出，指示演员要坚持革命现代戏的方

向，又对剧本的主题、情节、人物等各方面，都作了具体的修改指示。毛主席指出，有些人说京剧现代戏演文戏好，演武戏演不好；你们的演出说明京剧现代戏还是能演武戏的。毛主席希望在修改时要做到“声情并茂”。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周总理多次观看了演出，要求在作品中表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周总理赞扬剧团的作风好，发扬了革命传统。在党的领导下，山东省京剧团的同志们遵照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积极进行了修改。江青只是在会演期间才看到《奇袭白虎团》，说是“意外收获”。

舞剧《红色娘子军》是原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改编演出的。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周总理看了芭蕾舞剧团的一次演出以后，当场指示剧团可以搞革命题材的剧目。周总理的指示鼓舞和激励着剧团的广大革命同志。一九六四年一月，他们选定改编《红色娘子军》，准备为国庆十五周年献礼。剧团的同志深入海南岛革命老根据地学习访问，满腔热情地进行艺术创造。这时，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控制下的原文化部，却以赚外汇为名，要抽调剧团的骨干力量到香港演出《天鹅湖》片段等旧剧目。周总理严肃指出：“我们要革命，不要钱！”命令文化部立即取消这个计划。周总理在关键时刻支持了芭蕾舞的革命，使《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加快了步伐。同年九月二十七日，周总理看了《红色娘子军》的彩排，非常兴奋，立即批准上演，并指示用这出中国的革命芭蕾舞剧招待参加国庆活动的外宾。十月八日，

毛主席观看了《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我国第一部革命现代芭蕾舞剧胜利诞生了！在上述创作过程中，野心家江青仅仅在一九六四年的九月二十一日才第一次窜到剧团看了排练。在此之前，从未过问。

舞剧《白毛女》是上海舞蹈学校从一九六四年开始根据同名歌剧改编、排练的。到了一九六五年，逐步排成一个大型作品。周总理非常关心这部作品，曾经十次观看演出。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九日，周总理热情地肯定这是一个成功的戏，有创造性，戏的基础好，要好好加工提高。陈毅副总理也鼓励大家搞好这出戏，为无产阶级争光。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还逐场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根据这些意见，上海舞蹈学校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然后定本公演。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毛主席观看了《白毛女》的演出，说《白毛女》好！江青直到毛主席肯定《白毛女》的前几天才看了演出，这就完全揭穿了所谓江青“领导”芭蕾舞革命的谎话。

交响乐《沙家浜》是中央乐团根据京剧《沙家浜》创作的。关于音乐革命，早在一九五六年，毛主席接见音乐工作者时就曾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一九五八年，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年代，音乐工作者们对交响乐等形式的改革，曾经做过一些探索。一九六四年，周总理亲自领导和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实践。这部作品的成功演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交响乐《沙家浜》从一九六五年元月开始创作、排练，经过八个月的奋战，国庆节正式公演。首都

的工农兵观众热情赞扬：“你们的路子走对了”，称它为“我们自己的交响乐”。江青仅在一九六五年一月去过一次中央乐团，是去了解交响乐队各种乐器的性能，能否为京剧作伴奏的。在紧张的排练过程中，她从来没有去过排练场。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毛主席观看了中央乐团演出的交响乐《沙家浜》，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周总理兴奋地指挥大家合唱无产阶级的嘹亮战歌《国际歌》，给了文艺工作者以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样板戏创作的成功是集体劳动的结果。这八个作品除《奇袭白虎团》外，都是移植改编的。它们的原作为样板戏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样板戏的创作过程中，又得到了原作者和原演出单位的热情支持。但是，江青却一笔抹杀别人的成績，不许提及原著。在改编《海港》时，张春桥甚至禁止淮剧团演出《海港的早晨》，要他们等到京剧改编完成后，再向京剧学习。在这些样板戏中，凝结着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广大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比如，康生同志热情地为许多戏当“顾问”。贺龙同志建议《智取威虎山》杨子荣上山时可用马舞，以加强他的英雄形象，并且提出《奇袭白虎团》的道具要用国产武器，深入敌后则要使用缴获敌人的枪械。又如《海港》的重点场次《壮志凌云》，是根据码头工人创造的一个独幕剧加工发展的；不少观众都为样板戏的修改提高出过很好的主意。在这篇文章中，这样的事情是写也写不完的。但是，有谁在样板戏上记下自己的名字？

## 江青是怎样掠夺革命样板戏的

马克思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马克思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0页）。样板戏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胜利成果，但是长期以来，却被江青据为已有。为达此目的，她采取了种种巧取豪夺非偷即盗的极其卑鄙无耻的手段。

一曰伪造历史。江青自吹自擂，用什么“呕心沥血”“披荆斩棘”等谎言，掩盖她剽窃掠夺的真相。比如舞剧《白毛女》创作时，江青虽在上海，却根本不加理睬。上海舞校几次请她看戏，她都不去。张春桥说：“总理既然看过了，再请江青看不大好，应该先让江青来看嘛！”并且压制报刊发表评介文章，说：“你们这样搞江青有意见。我对你们说过几次了，江青没有看过，你们这样搞不行。”狗头军师的这几句话，充分暴露出“四人帮”的戏霸嘴脸。但是，到了一九六七年四月，毛主席观看演出的前两天，江青一伙却伸出黑手摘桃子来了。张春桥放出空气，说什么江青通过上海某演员关心了舞剧《白毛女》，真是奇谈怪论。在毛主席观看了《白毛女》以后，江青赶忙“接见”演出人员，说：“我的雄心壮志是：只要不死，搞二十个戏，二十个电影”；轻轻巧巧一句话，舞剧《白毛女》就包括到她的戏里去了。对于交响乐《沙家浜》，江青也是在大庭广众之中讲一句：是“我”“要他们搞的”，顺手牵羊就扒走了。

关于舞剧《红色娘子军》，江青一伙编造的谎话就更多了。一九六四年底，她背着剧团的同志散布：“创作中，我们先搞了舞剧《红色娘子军》”。一九七六年九月，有位编导在向外宾介绍《红色娘子军》的讲稿中，真实地写了事情的经过，颂扬了周总理对芭蕾舞革命的热情支持和原则立场。

“四人帮”的亲信却强令这位同志将周总理的名字圈去，换成他们心目中的“中央首长”即江青，卑鄙已极！《红色娘子军》的题材本来是舞剧团的同志们自己选定的，江青一伙却说是她的主意。为了弄假成真，还把她去海南岛游山逛水时拍的照片拿出来招摇撞骗。有位部队领导同志在一九六四年七月看了《红色娘子军》的第一次联排后，肯定了成绩，也提出了“只象娘子不象军”的缺点。剧团的同志虚心接受了批评，深入连队当兵，向解放军学习。江青这时根本没到剧团，却又被说成是江青指出“只象娘子不象军”，要剧团深入生活。诸如此类，谎话连篇。

江青喋喋不休地宣扬什么：“这个戏可遭罪了，我是淌着心上的血写成的呀！”“为了你们这个戏，我真是心力交瘁呀！”等等。这就是自卖自夸的所谓“呕心沥血”。什么是江青的心血？只要举出一件事就清楚了。《智取威虎山》的创作人员根据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听取了各方面群众的意见，写出了修改本。但是江青却不肯看剧本，要他们写成一份修改提纲，她再根据这个提纲，对着录音机念一遍，就成了她的修改方案，还厚着脸皮问别人听了以后有什么意见。张春桥操着资产阶级反动政客的口吻教训创作人员：下级拟

定的作战计划被上级批准，这个计划就是上级的了。还说什么“这就是政治！”活画出了他们欺世盗名的丑恶嘴脸。有位导演提出将座山雕的椅子从中间移到边上，转眼间就成了江青的精心调度。《红色娘子军》的音乐中采用了京剧曲牌〔小开门〕，江青听了，觉得不错，就说：“这不是我让你们用的吗？”京剧《沙家浜》中原来有句唱词是：“芦花白早稻黄绿柳成行”。上海沪剧团有位同志提出这三种景色不会出现在同一季节，张春桥去向江青汇报了；后来，这句台词的修改就被说成是江青自己“精心推敲”、“特地到阳澄湖边向贫下中农请教”的结果。江青看戏时，常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这些话：这句台词是我改的，这句唱腔是我设计的，这个动作是我安排的……。“我”字不离口，把文艺工作者辛勤劳动的艺术成果全部记到了她自己的帐上。有一次，在江青作这种表演时，周总理义正辞严地指出：“我们不是靠一个人，是靠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

二曰杀人越货。许多参加过样板戏创作的文艺工作者，稍有不同意见，就受到江青残酷的政治迫害，动不动就说某人“很坏”，某人“出于其反动的政治目的”“破坏样板戏”，甚至加以莫须有的“叛徒”、“特务”等罪名，把革命文艺工作者打下十八层地狱。仅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文艺界大会上的一次讲话中，江青就给北京京剧一团的许多负责人和文艺工作者加上了“破坏京剧改革”等一连串的罪名。在江青那里，艺术创作中出现正常的意见分歧，在艺术实

践中进行这样那样的探索，都可以构成“反革命”的罪名，沪剧《红灯记》有一场《粥棚》，京剧改编时为了更集中一些删去了，这就成了“对抗”江青。而照沪剧原本描写了三代人的关系，又变成在三代人之间搞平分秋色，也是“破坏”。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红灯记》中原来有这样的唱词：“李玉和为孤儿东奔西藏”，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为了保存革命后代“东奔西藏”，算得了什么错？可就是因为用了一个“藏”字，也被说成“反革命”破坏的一桩大罪。有些事情更是无端的诬陷。比如李玉和受刑后出场，导演原设计为一个手扶椅背的挺拔动作，江青硬说受刑后膝盖骨打脱了是站不起来的，后来却说别人坚持反动的创作方法，设计了这个“趴在地上起不来”的动作。又如一九六四年底，《沙家浜》改本尚未定稿，北京京剧团二队演出了原本《芦荡火种》，江青自己也说：“按老的演好，将来可以比较，看看改的好不好。”到了后来，这件事又成了别人的罪名。江青原来肯定《芦荡火种》“指导员上来是扮了戏装的，还有些戏剧性”，反过来却把破坏《芦》剧修改、追求闹剧效果的责任推在别人头上。她说刁德一要演得有“书卷气”，却又攻击别人把敌人表现得“温文尔雅”。她说郭建光“头发要蓬松”，杨子荣的帽子要歪戴着；而当别人给李玉和抹了点胡子，却被她说成是丑化英雄人物……。江青说：“允许我试验，失败了再按原来的。是呀，也要允许你们说话，民主嘛！”但这话只对江青自己有效。她可以信口雌黄瞎指挥，别人是不能有半点违抗的。至于“民主”吗？对不起，她

正抡起棍子在那里等着呢！张春桥有句话，说是“我们在上海是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江青的。”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江青是哪一家？是骑在文艺工作者头上的大恶霸，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一家。

三曰“脱胎换骨”。江青把创作人员打成反革命，也将原作打成毒草，说是由她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才成了样板戏。一九六九年，她看了《红灯记》以后说，“这个戏从前很坏，改到现在，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了。《智取威虎山》《沙家浜》也是脱胎换骨。”

这些戏原来“很坏”吗？不是。毛主席一九六四年看过这三个戏，充分肯定了演出的成就。毛主席对这些作品提出了不少重要的修改意见，也从没讲过要推倒重来。比如《芦荡火种》，毛主席谈了自己的看法以后说，这样改不难，如果有困难，也可以不改，戏是肯定的。毛主席多么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劳动，多么爱护革命文艺作品啊！江青却将毛主席肯定的作品诬蔑为毒草，说是要进行什么脱胎换骨的改造，这是公然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同毛主席唱对台戏！

江青是不是真的进行了什么脱胎换骨的改造呢？没有。以《红灯记》来说，一九六四年的演出本已经相当成熟了。一九七〇年发表的修改本，只是在这个基础上作了某些变动，剧中的人物、情节、结构、重要唱腔唱段，以及表导演等舞台艺术处理，大都是原有的。至于《智取威虎山》，倒是几乎被江青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一九六九年六月，江青、姚文元曾特意召开会议，郑重宣称京剧《智取威虎山》